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热

□施京吾

读书的浪潮在我们可见的时代里确实不多,但并非没有。以现在的眼光看,这种浪潮并不正常,因为阅读既是个体化行为,也需持之以恒。读书是种常态,当它以“浪潮”的形式出现,意味着在某些方面有些问题。

确实,在这股浪潮掀起前不久,读书遇到了非同小可的问题,这就是“文革”的冲击。

余生也晚,“文革”期间我还是不谙人事的小屁孩,没有“停课闹革命”之类的历练,不过,我终究是在“文革”后期开始做学生的,对“文革”余韵多少还有些感知:一会儿工宣队进驻学校,全校师生倾巢出动夹道欢迎;一会儿金日成访问,全校师生倾巢出动夹道欢迎;一会儿“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全校师生再度倾巢出动——这回不是夹道欢迎,而是沿街游行。别看我们是小学生,还学过农、下过乡,帮助农民摘过菜;学过工,到食品厂烤过点心。经历也算“丰富”。回忆起来,尤其令人感喟的是,那个时候除了课本,根本无书可读,找一片像样的白纸都费周折。可想而知经历“文革”整整十年的那一代人,思想何其苍白!

幸赖改革开放,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按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口号“要把被‘四人帮’夺去的宝贵时间夺回来”,一时间,掀起了读书的滔天巨浪,算是对失落历史的一种补偿。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当初由工人日报社和全国总工会等单位联

合举办的“为振兴中华而读书”全国读书竞赛,一时间,这份载有几百道题目的《工人日报》洛阳纸贵,一报难求。

那时我已读中学,虽然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对天文地理倒也喜欢,那几百道题,在不需要参考书的情况下也能做出一半,这激起了我完成这个工作的欲望,于是开始四处收集资料,重点就在图书馆。

到了图书馆才知道这次活动影响巨大。

能容纳数百人同时就座的图书馆在当时国内也算名列前茅,里面总是坐满读者,有相当数量的人都是为参加竞赛来查找资料的,由于题目多、周期长(我记忆中是三百道题,登了两个整版,竞赛时间似乎是一个月),几乎每次去图书馆都是如此。大家都很安静地各自做题,对资料不甚明了的地方也有所讨论,稀奇的是,这样一个开放性的竞赛,却没有互相抄袭的现象,可见当时的读者对知识颇有敬畏感和道德意识。

随着竞赛结束时间临近,将习题装入信封交寄,然后——由于不存在“获奖”问题,就没有然后了。这次读书竞赛不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书热中的一个具体事件,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都处于对知识的疯狂追求中,尤其是对晚近西方思想家的追捧,不亚于今年崇拜萧敬腾。

如果说从古希腊思想家到十九世纪的康德、黑格尔都被写进了教材、哲学史和思想史,还不十分令人陌生,十九世纪中期直至当代思想家,多数因意识形态的禁锢被打进

另册,被戴上“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帽子,别说萨特、海德格尔几乎不被人知,对叔本华、尼采也知之无多,当他们被一介绍到中国时,追逐者甚众,堪比今日各种追星族。尤其是弗洛伊德和存在主义被引进之时,谈论他们是一个时尚话题,什么“力比多”,什么“存在先于本质”之类的术语满天乱飞。像我这样的半大青年,听到那些比我长几岁的青年张口《苍蝇》、闭口《恶心》(均为萨特作品),崇敬感油然而生。现在我知道,当年他们从来没有搞清楚存在主义的基本哲学态度和思想本源,而且至今他们依然没有搞清,他们的最大能耐并不在于比我先知道这些人和事,而是能把自己没有弄清的问题谈得眉飞色舞、栩栩如生。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年是

将非理性主义哲学当做对付专制统治的武器来看待的,但事实上,存在主义哲学和权力之间关系相当暧昧,存在主义的两位重要思想家——海德格尔对纳粹政权的臣服和萨特对左翼激进主义的激赏,都表明这一哲学大有值得警惕之处。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热持续了整整十年。此后,很快被商业化浪潮吞噬。如今,那个浪潮中的幸存者还有几人?所幸,我成为其中之一。



碎碎念

热闹不过三天

□田玉杰

前一段时间听说苦瓜去火,便接连不断吃了几天苦瓜,直到吃得连饱嗝都有苦瓜味,才肯罢休。这又听说吃萝卜通气,便大肆地向萝卜展开进攻。老公说:“你这情绪化的性格啥时能改改啊?不是土豆开会,就是豆腐聚餐。饮食重在搭配,松弛贵在适度。凡事都憋着点好不好?”嗯,要说也是,我承认自己的确有这毛病,很容易一惊一乍的,并且还极具煽动性。

上个月,忽然发现保持了十几年的体重短短几个月内就超标了三公斤,下决心赶紧减肥。于是乎嚷嚷得左邻右舍都跟着又买跳绳又买呼啦圈的,每天下班都喊上她们一起锻炼二十分钟。后来发现小公园里好多人跳广场舞,据说减肥效果不错,于是又喊上邻居妹妹一起去学舞蹈。没坚持几天,就吃不消了,每天下班买菜、做饭、吃饭、收拾碗筷,拾掇完就很晚了。这种匆匆忙忙的日子我最不适应,我喜欢慢慢吞吞地过日子,因此便再没热情喊她们一道锻炼了。

上个月忽又心血来潮觉得做仰卧起坐比较简单随意,每天睡觉之前做几分钟就可以了,耽误不了大长时间,便让儿子乐乐和他爹轮流压住我的腿。两个男人很是反感,尤其是小乐乐,从不屑用手来按,每次都是用屁股坐在我腿上。我从每天二十个慢慢做到四十个,还没等再次增长,天就冷了,钻到被窝里,再也不愿意做了。历时五十天的睡前锻炼灰溜溜宣告结束。

其实,坚持也好,放弃也罢,只不过是些小情绪而已。而时光终究是悄然流逝,绝不会因为谁的选择而滞留片刻。那些小热情不过是时光之河的点点浪花,澎湃撞击,荡漾散去。

多年前,以为谁离开了谁就不能活下去,多年后谁离了谁也都安然无恙。曾经为了某件事寝食不安,羞愧难当,过去了才发现,原来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们热情不退、永记不忘。当时可能是奇闻轶事,惊涛骇浪,不久后终将是云淡风轻。

小时候,最喜欢我的启蒙老师,可惜那个花儿一样明艳的女子却经不住流言飞语的压力而悬梁自尽了。那个被人揪出跟她缠绵在一起的村支书如今已是儿孙绕膝,风华不再。那件令老师长眠于地下的往事,没有人再提起,恐怕只有我还时时记起那花朵一样灿烂娇美的容颜吧。去年清明节回老家,顺便去看了看老师的坟。看到墓碑前放着一束鲜花和刚刚烧完的纸钱,还有步履迟缓的老支书的背影,蓦然想起某人的话——“活着就是王道”。是啊,没有什么过不去,上帝赐予了我们生命,就应该有抗拒一切的顽强。老师,如果重新选择,多么希望你能挺直脊梁活下来。

还听说女友把离婚两年后而出车祸的老公接回了家,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照料,老公终于能站起来走路了。那时候她老公和小三爱得天翻地覆,两人曾经双双殉情自杀未遂,无奈女友委曲求全,抽身而退。可是车祸后听说那男人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那小三最终还是弃轮椅上的他而不顾,悄然而去了。同学聚会,我们都避免谈及此话题。倒是她一脸坦然,毫不介意。一直记得她的话:“热闹不过三天,什么都可以改变,唯有亲情不变。”她很庆幸为儿子挽回了亲生父亲,为自己留住了完整的家。

是啊,那些缠绕纠结的,那些曾经挚爱的,终抵不过时间的冲洗,热闹不过三天,该去的去,该散的散,该留下来的自然会留下来!如此而已。

名家言

荷兰的足球教育

□社春

在荷兰,足球可以说是一项全民参与度非常高的运动。荷兰填海造地,有大片大片的草场,不愁没有球场。政府在住宅区周围随便规划一下,就是一个绿草如茵的足球场。小孩刚学会走路,就开始玩球。母亲管家,父亲陪练。我认识的很多荷兰家庭都是如此。

等到上了小学,孩子就报名参加足球俱乐部,每周两次常规训练。这些俱乐部一般是全国连锁的,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的孩子,只要想参加都不难,因为有政府补贴,价格也不大贵,每月20欧元。具体的训练安排是这样的:周三下午,荷兰法定全国的小学生不上学,用这个时间给他们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很多孩子选择踢球,而陪练的则是高中大男孩,因为他们本身也爱踢球,所以踢球的气氛比较轻松,陪练陪玩,嘻嘻哈哈,寓教于乐。

一到周六就有各种面向孩子的足球比赛,以周边地区同龄球队赛事为主。家长们担当赛事主持人,自主自愿,义务工作,纯粹出于兴趣。主持人会提前通知其他家长比赛的时间和地点,大家在当地俱乐部集合后,由家长开车送孩



子到比赛场地,没时间送的可以搭其他人的车,但据我多年经验,一般家长都宁愿自己开车送。家长到了比赛场地,站在外围当拉拉队。不光自己看,还拉上亲朋好友一起助威。

荷兰人周末大都参加一两项体育运动,除了足球,还有网球、排球、骑马及各种水上运动,得益于全民运动的氛围,五花八门的体育俱乐部在荷兰很受欢迎。

荷兰足球之所以举世瞩目,我以为胜在它的训练观念——在比赛中学习。少年俱乐部参加比赛不是单纯为赢球,而是通过比赛相互切磋、提高球技,在实践中自主练习,这比硬性枯燥的技能训练有趣高效得多。

以我的儿子所在的球队为例,教练本着以赛代练的原则,放长眼光,让所有球员都

有均等的上场机会,而不是为了取胜只让踢得好的球员纵横场上。不仅如此,球员位置也不固定,上场之前让球员自己决定踢前锋、后卫还是当守门员,毕竟在充分练习之前,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球队不时会有新人加入,尽管他们之前会踢球,但都是野路子,如果不给他们上场比赛的机会,他们就没法提高,他们的家长也不会答应,公平原则在西方很管用。

基层俱乐部的球员达到一定级别后,类似于国内弹钢琴的等级,就会被教练推荐提拔到更高一级的俱乐部进行更专业更系统的训练。这种选拔不是任人唯亲,由上面的“伯乐”自行挑选,而是根据球员的级别。比如我的孩子练了两年之后就提了两级,从最初级的A6升到A8。可见,荷兰国

家队的选拔是在“全民皆足”的环境下优中选优,而非靠着短期集中训练从少数球员中选拔。

不仅仅是球员,就连裁判也是从娃娃抓起。我儿子队里的裁判是十三岁的中学生,受过专门的训练,“执法”时表情严肃。大约是看比赛看多了,对绿茵场上裁判员生杀予夺的权力趋之若鹜,就利用业余时间自费自愿当裁判。裁判与球员一样,也是需要在实战中长期积累经验,不断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那些最后能走到国际比赛中的顶尖裁判也是从小练就的。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荷兰,足球之所以如此受到百姓特别是家长们的热烈追捧,不仅仅在于健身或能够出名当明星,更在于其独特的教育功能。荷兰是高度发达的国家,家长却不娇惯孩子。如果说有一种运动能让孩子从小学会吃苦耐劳、协同作战的品质,莫过于足球了。

荷兰地处欧洲的西北部,风雨天气非常频繁,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和比赛不因天气而改变,孩子们经常在冷风冷雨甚至骤然而至的冰雹中,穿着短衣短裤驰骋奔跑,在无数次跌倒中爬起来,继续拼搏战斗。每场比赛下来,虽然个个挥汗如雨,灰头土脸,小脸上却写满了自信和满足。对他们来说,快乐与物质无关,快乐的本质是自我提升和灵魂进化后得到的精神满足。